



2019年，唐朝乐队主唱丁武在长春为乐迷带来激动人心的现场。

披肩的长发、带着破洞的牛仔裤和大头皮靴，是李松留给同学们的深刻印象。那时，他还迷上了打鼓，虽然没有鼓，但是一点不妨碍他在宿舍里跟着节拍器，用两只不知哪里淘来的鼓槌敲击着桌沿沉醉其中，同学们也送他外号“小鼓”。

后来，李松还加入了学校的摇滚乐队，成为了一名鼓手。在乐队里，他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他们一起排练、演出，为了每一个音符、每一段旋律反复打磨。“那时候，摇滚就是我们的全部。”李松回忆道，“我们为了一场演出，可以不吃不喝地排练好几天，那种对摇滚的热爱和投入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热血沸腾。”

“1994年唐朝乐队红磡演唱会的录像带，我翻来覆去看了二十七遍，录像带的边缘都磨得有些发白了。”海外的打口CD、打口磁带，李松也收集了不少。他说，“在上世纪，在MP3改变听音乐的习惯之前，接触欧美摇滚离不开实体唱片。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，摇滚经典的唱片当时也是一种稀缺资源，没法像如今这样借助流媒体轻轻松松就能与他们相遇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等待一些可遇而不可期的邂逅”。

毕业后，李松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虽然为了生计，没能如最初的理想那样成为一名乐队的鼓手，但参加工作后这些中外摇滚乐依然陪伴了李松许久。有次深夜写文案卡壳，他突然想起《梦回唐朝》的前奏，那急促又充满力量的节奏，像一股暖流注入他疲惫的身体，“突然就觉得自己既是写手，也是摇滚舞台上与命运搏击的战士。”

女儿上初中那年，他把珍藏的打口碟收进柜顶，不是不爱了，只是怕那些激烈的旋律影响女儿学习。直到某天整理女儿书包时，发现她在日记本里抄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的歌词，“她写‘如此生活三十年，直到大厦崩塌’，笔迹力道大得像是要把心里的情绪都宣泄在纸上。”那天深夜，父女俩第一次一起听摇滚乐，李松给她讲90年代大家挤在简陋的场地里，跟着音乐嘶吼、跳跃；女儿给他看B站上的乐队翻唱视频，讲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摇滚风格，父女俩在音乐的桥梁上，找到了久违的共鸣。